



第22辑

往期查询

- 费孝通百年纪念专题
- 新书推荐
- 郭净文集
- 王铭铭文集
- 陈永龄纪念文集
- 李安宅研究专题
- 萧梅文集
- 庄孔韶文集
- 胡鸿保文集
- 翁乃群文集
- 林耀华百年诞辰专题
- 《探讨》目录
-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纪念专题
- 人类学的社会理论
- 藏彝走廊专题
- 吴文藻专题
- 王东杰文集

学术链接

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

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

CCPN中国比较研究网

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

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

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

中国社会学会

中国学术论坛

人类学在线

朱晓阳：北漂的“朝圣之旅”

两个青年怀抱吉他，边弹边唱自己编写的“蚁族之歌”。身边几位全国政协委员，雍容华贵的女士，边听边擦泪。

这个场面发生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房内，这里是有名的“蚁族”聚居地唐家岭（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城中村），时间是今年3月“两会”期间。

如此贫困的生活条件，如此漂泊的人生……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对包括唐家岭在内的50处城中村尽快改造，读者再熟悉不过的那种拆迁即将来临。这样做是为了拯救蚁族，他们的生活条件差，这里将会盖起舒适的廉租公寓。蚁族的问题于是乎被化约为经济或所谓“刚性需求”，这种思维天经地义，屡试不爽。就如武汉的拆迁户被活埋也就是赔偿“五套房子”便能搞定。我想，这是当下特有的一种“政治正确”：只有用“钱”方可通约一切（包括精神性要求、无语的信念甚至身体性的惯习）。关键是，这里确实存在不能为钱或物质财富所通约的东西。蚁族就是一例，只要看一下这首歌的词便会明白：

“什么地方是我们天堂，什么地方是我们梦想，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希望，什么地方让我们飞翔；什么地方有我们家乡，什么地方有我们梦想，什么地方有我们希望，什么地方让我们疯狂……”

别的且不说，歌中无疑传递着一种精神流浪者的怀乡情结。但这是为了远离家乡而唱的怀乡之歌。说一个人“为了能唱一曲乡愁而远离故乡”好像有些不通，但这恰恰透露出“生活在别处”的青春本质。

说实在的，每个人年轻时身上都会躲着一个眼望天边外的流浪者。这是一个隐秘的波希米亚艺术家。在生活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实践这种生活方式，这些人便成了盲流、北漂或蚁族。

人类学家将这种生活称为生命的过渡仪式。它是从天真少年进入庸常成人生活前的一段特殊人生阶段；它脱离惯常生活的轨道；它充满可以使人自怜和自豪的贫穷。它意味着自由和放浪。于是，来到北京，在生活成本低廉的城中村聚集 成群，形成人类学家特纳所说的“共同体”和“朝圣者”；有些是艺术家群落，有些模仿艺术家——北漂；有些干脆被视为蚁类。虽然谁都想过上堂皇的生活，但是只有将就于城中村，而且似乎只有城中村才能提供建造“共同体”的空间：这里房租便宜，生活方便；在这里和爱人同居；这里有 共患难的一群人；当你唱起“蚁族”的时候，天地低昂、路人动容。

说得更远一点，这是中国古代便有的读书人“漫游”传统之当代版，这是一个人迟早将回到“居住”之前的一种生命状态。漂泊总会终止，“流浪者总要归去”。在有条件融入都市的地方，他们便会顺次脱离边缘共同体，进入中产者行列，如果在漂泊之地不能安居，便只有告老还乡，波希米亚式生活会成为一段永远的记忆。而在目前北京的形势下，连城中村也即将被消灭之时，许多人只有打道回家。

说实在的，这些人的聚集是北京作为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之根源。

以上这些看法很少有人谈到，也没有出现在关于城中村改造的研究分析或媒体报道中。我们只看到如何打造“光明-田园-卫生城”，如何拆除使蚁族陷入“贫困生活”的城中村。没有人说城乡结合部孕育了创造精神，也没有人说精彩人生是与这里的社会空间相互生成的。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在“经济”这个面向之外，看出这些人及其生存是在经历一种“朝圣之旅”。如果没有这种视角，城市改造将只是一场打造空壳巨人的城市恐龙化。

（原发表于《南方周末·评论版·自由谈》，2010年4月29日）

转自朱晓阳blog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c06b5040100hyw7.html

版权所有：Cranth.cn 《中国人类学评论》杂志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

Email: cranth@gmail.com

电话：010 68936031

技术支持：[北京网站建设](#)——三幕天